

montmartre
Sacré coeur

ARC DE TRIOMPHE

地下巴黎

M é t r o n o m e

[法] 洛朗·多伊奇 著

施珂 译

TOUR EIFFEL

LE LOUVRE

LES INVALIDES

Saint-Germain-des-Prés

NOTRE DAME DE PARIS

地下巴黎

M é t r o n o m e

[法] 洛朗·多伊奇 著
施珂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下巴黎/(法)多伊奇(Lorànt Deutsch)著；

施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

书名原文：Métronome

ISBN 978 - 7 - 5327 - 7503 - 3

I .①地… II .①多… ②施… III .①长篇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91278 号

Lorànt DEUTSCH

Métronome

© Michel Lafon Publishing, 2009, *Métronome*

Cover illustration copyright © Antoine Corbineau /Talkie Walki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2-606号

地下巴黎

[法] 洛朗·多伊奇 著 施珂 译

责任编辑/黄雅琴 装帧设计/胡枫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字数 231,000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7503 - 3 / I · 4578

定价：4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7910000

埃玛纽埃尔·艾曼提供帮助

谨以此书向埃迪·米切尔致敬，是他的电视节目《最新放映》首先启发了我对于法国历史的兴趣。同时也以此书向我的姐姐和父母致敬，他们为了我，不厌其烦地每周收看这档电视节目……

译本序

随着地铁的节拍，探访历史的迷思

巴黎，永恒的光明之城，怀旧者的天堂，都市闲逛者的圣地，这座城市似乎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渴望与诉求。文学爱好者，可丈量一部文学地图，探访作家笔下巴黎的虚与实；艺术爱好者，可来一场朝圣之旅，博物馆和咖啡馆是绝妙的驻足地；建筑爱好者，可发掘这座古老都市走向现代的流变痕迹；时尚达人和饕客，在街头小巷总能撞上心头好……巴黎，不断创新并追求卓越，却从未割断与传统和历史的关系。这座城市的美好和精彩，正在于现在和过去融合得是那样巧妙和自然。巴黎这座城，适合探幽访古，因为历史遗产已然渗透在文化传统和现代城市肌理之中，成为日常生活的构成。

巴黎是法兰西历史的见证和缩影，它自有其秘密。在法国演员洛朗·多伊奇眼里，它“是一切谜题、矛盾和疑问的源头”。洛朗·多伊奇是个不折不扣的历史迷，自少年时便痴迷于这座城市，执迷于它的历史。2009年，多伊奇带来一部跨界作品——《地下巴黎》，这是一部对于巴黎历史的探秘之作，一举创下了当年的出版物销售奇迹。实际上，关于法国历史、巴黎历史的书林林总总，可谓蔚然大观，有

学院派的恢弘巨著，如拉维斯的 17 卷本《法国史》，也有普及类读物，如著名的“入门系列”（Collection pour les nuls）中也收录了《法国史入门》。《地下巴黎》，一部业余历史爱好者的处女作竟大获成功，持续热卖，出版一年后销售额达 50 万册以上，继而又有插图本和 4 部系列改编纪录片推出，影响巨大，这着实能让职业史学家眼红和嫉妒。

我们或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地下巴黎》的畅销。是因为作者的“名人”效应？的确，在舞台和屏幕上演绎过莫扎特、萨特、拉封丹的洛朗，戴上眼镜，手捧图书，出现在初版封面上，确实能吸引部分影迷读者的眼球。不过，这本书能从众多历史普及类读物中脱颖而出，更是因为它布局巧妙，设计独具匠心，正如题目所示，洛朗·多伊奇将地铁化为时光机器，引领读者穿梭于这座城市的不同时空，开启一场城市的考古之旅。从西岱岛到拉德芳斯，21 个地铁站，是时间坐标，作者结合每个时代的历史大事件，由此构建了巴黎城历经 21 个世纪发展的时间长轴，揭示它从泥泞之地到光明之城的发展轨迹，世事更迭，族群变迁，巴黎永在。21 个地铁站，也是地理坐标，洛朗·多伊奇不仅引领读者在历史长河中神游，还带领我们进行实地探索，在巴黎的街区漫步暇行，去寻找 2000 多年岁月所留下的时间残片：罗马时代集市围墙的一部分仍留存在圣米歇尔大道 Vinci 停车场的入口处，中世纪的修道院遗址化为圣日耳曼德佩街区高档精品店的石质内墙，腓力·奥古斯特时期的部分古城墙隐匿在居民楼现代化数码门的后面，巴士底狱最后的囚室藏身于亨利四世大道 47 号的地下室……作者铺陈了一张横纵相间的巴黎时空网格，其间还点缀了一些逸闻趣事和历史掌故，叙述有趣，更挑起人胃口，比如，青年但丁曾在莫贝尔

广场的草地上听课，圣母院附近的屠夫石曾上演中世纪版本的“剪刀手爱德华”，诗人奈瓦尔自缢在旧灯笼街上……《地下巴黎》，不仅是一部历史爱好者的指南，它还是一部巴黎出行手册，是一部城市考古词典，在它的指引下，古老的历史痕迹发出光彩，发出声音，巴黎的面貌更加清晰。

《地下巴黎》能够热卖，还因为在法国的公共文化领域内，历史占据重要的一席：书店和报亭里长销各类史学书籍和刊物；广播和电视里讲“历史”的节目收获粉丝无数。法国人爱历史，这一对于往昔岁月的好奇、执着或痴迷被史学家菲利普·儒达尔称为一种“法兰西激情”。这种激情，源自学校坚实的历史教育，法国人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历史课，潜移默化中培育了对于历史文化的浓厚兴趣。这一激情，是对于所处的土地，对于国家、民族跌宕起伏、灿烂辉煌历史的尊重、致敬和追忆。时间消逝，往昔不在，但先人的传世业绩已凝聚成某种精神，过去的遗址和痕迹仍散落在现时的空间，它们是文化的坐标和根基，或许也是待解的谜。让我们登上地铁，跟随洛朗·多伊奇去探访巴黎这座城市更多的秘密。

高 方

2017年10月15日

于南大和园

写在穿越前

我出生于法国萨尔特省^①边上的一座小镇，并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小镇和巴黎隔了十万八千里远。我常常会在暑假期间去首都看望祖父母……每当来到城市的外围，我便开始偷偷地观察这座城市里的灯光，它是如此令人着迷。穿越巴黎的郊区，便深入到了这座城市中。于是，我立即被卷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漩涡，那里充斥着忙碌的人群，夺目的色彩以及耀眼的霓虹。我依然记得药妆店醒目的绿色招牌，还有像胡萝卜般鲜红的烟草柜台。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闪闪发着光，令我眼花缭乱。夏日的巴黎俨然热闹的圣诞！而我，满心欢喜地投入这片让我害怕却又无法抵挡其诱惑的热带丛林。

十五岁那年，我带着对于历史的热情定居巴黎。这座城市对于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姓名，不具个性，大得无边无际，身在其中，觉得无所遁形。

在这里我完全是个异乡人，几乎没有一个熟人，那些形形色色的路名便成了我最初的伙伴。而带领我认识这些大街小巷的就是巴黎的地铁。确实，地铁给了我这个年轻的外省人一本实用指南，教我拨开

熙熙攘攘的人群认识这座城市。于是我贪婪地沉醉于这个未知的世界。我一点一滴地探索巴黎，在每一个地铁车站停留，并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这里要叫巴黎荣军院（Les Invalides）？夏特雷（Châtelet）又是什么？共和国（République）是指哪一个？艾蒂安·马塞尔（Étienne Marcel）又是谁？莫贝尔（Maubert）是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些地铁站的名字为我打开了研究这座城市历史的大门。

巴黎的地下铁路图向我们揭示了整个城市的脉络，我们可以从中按图索骥地探寻这座城市是如何从一个塞纳河上的小岛慢慢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每一个地铁站的地点和名字都展现了历史中的某一段，还有巴黎甚至是法国的形成与发展史。从西岱岛（La Cité）到拉德芳斯（La Défense），地铁成为了一部追溯历史的时间机器，飞驰的地铁带领我们找回那业已逝去的世纪：整整 21 个世纪才构建起了如今这座城市。在这段长长的历史中，作为首都的巴黎，一直伴随着法国的建立和变迁而不断发展着，有时甚至还走在了整个法国的前端，直至成为我们如今看到的样子。

我在大学的时候学习了法国历史和巴黎历史，同时也开始研究戏剧和电影。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渐渐拥有了勘探时光的机器。我时不时地也会研究一下拉封丹^②、富凯^③、莫扎特^④、萨

① 萨尔特省（Sarthe）是法国卢瓦尔河地区大区所辖的省份，位于法国西北部。

② 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1621—1695），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著名的寓言诗人。他的作品经后人整理为《拉封丹寓言》，与古希腊著名寓言诗人伊索的《伊索寓言》及俄国著名作家克雷洛夫所著的《克雷洛夫寓言》并称为世界三大寓言。

③ 富凯（Jean Fouquet，约 1420—1477），法国画家，法国早期绘画的佼佼者，对后来法国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④ 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

特^①等文学家及艺术家的作品。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变成了我的职业，或者说至少我可以用我的职业来研究历史。

小时候，我从法国历史中汲取灵感来让我那些士兵小人完成各种冒险和奇遇；而如今，一切都没变，历史仍然是我生活和欲望的原动力。它对于我来说是一片可以开垦的土地，一种故地重游的方式，是一切谜题、矛盾和疑问的源头……

那么，为什么要把本书取名为《地下巴黎》(Métronome^②) 呢？

因为我想让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记录时间节拍的工具。因此我建议读者们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进行阅读。幸好有这些地铁站，让我可以用每个站名对应一个世纪，过往的世纪于是有了更妥贴的名字，而我们也能更好地定位历史。

最后，我想和你们一道，如同跟随阿里阿德涅手中的线^③一样去追寻每一条地铁线。它们将带领我们去往每一个站台，从那些闲聊的乘客口中，记取这座城市中的希望、颠沛与愤怒。好了，现在请你坐好，注意关门，本次地铁将开往：卢泰西亚^④ (Lutèc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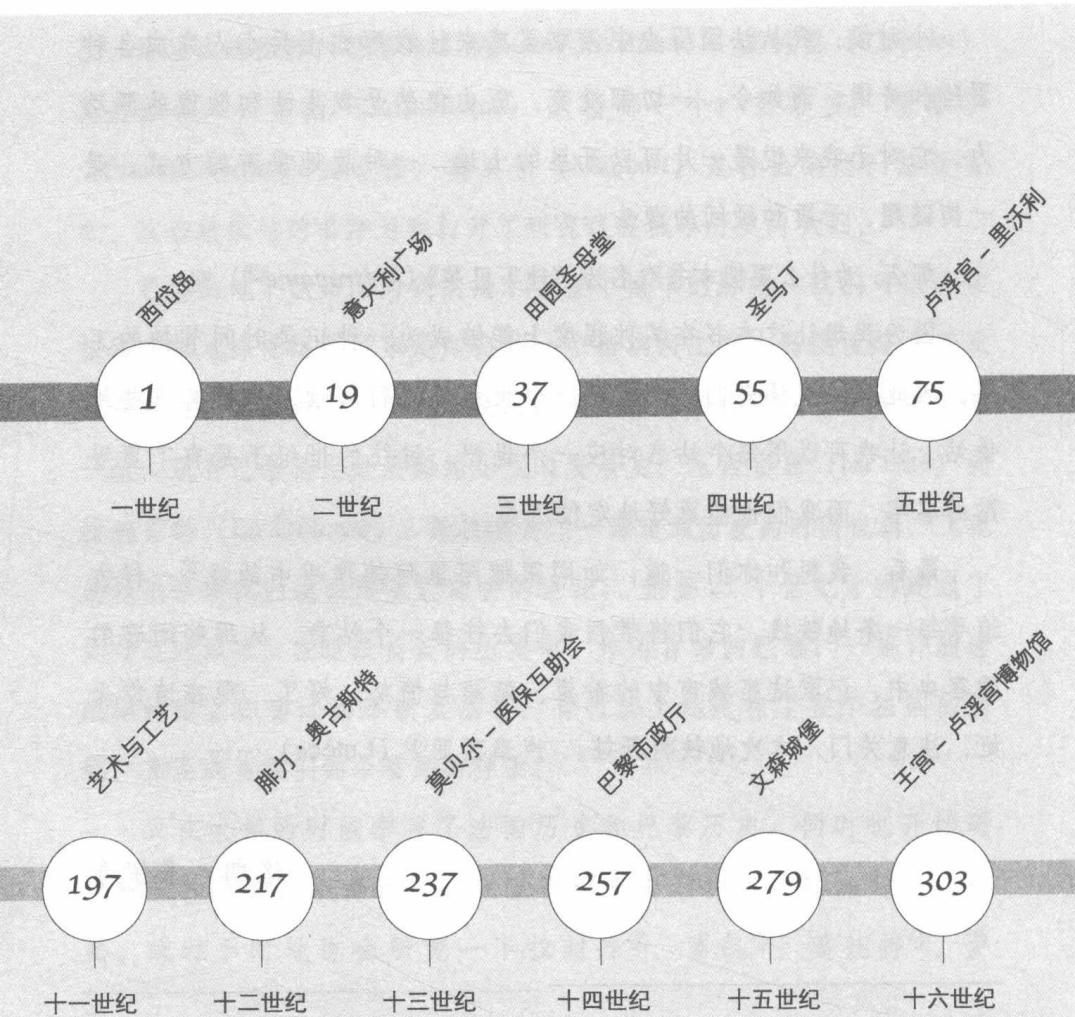
洛朗·多伊奇

① 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法国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② 原书名中的 métronome 有“节拍器”的意思，而 métro 又有“地铁”和“首都”的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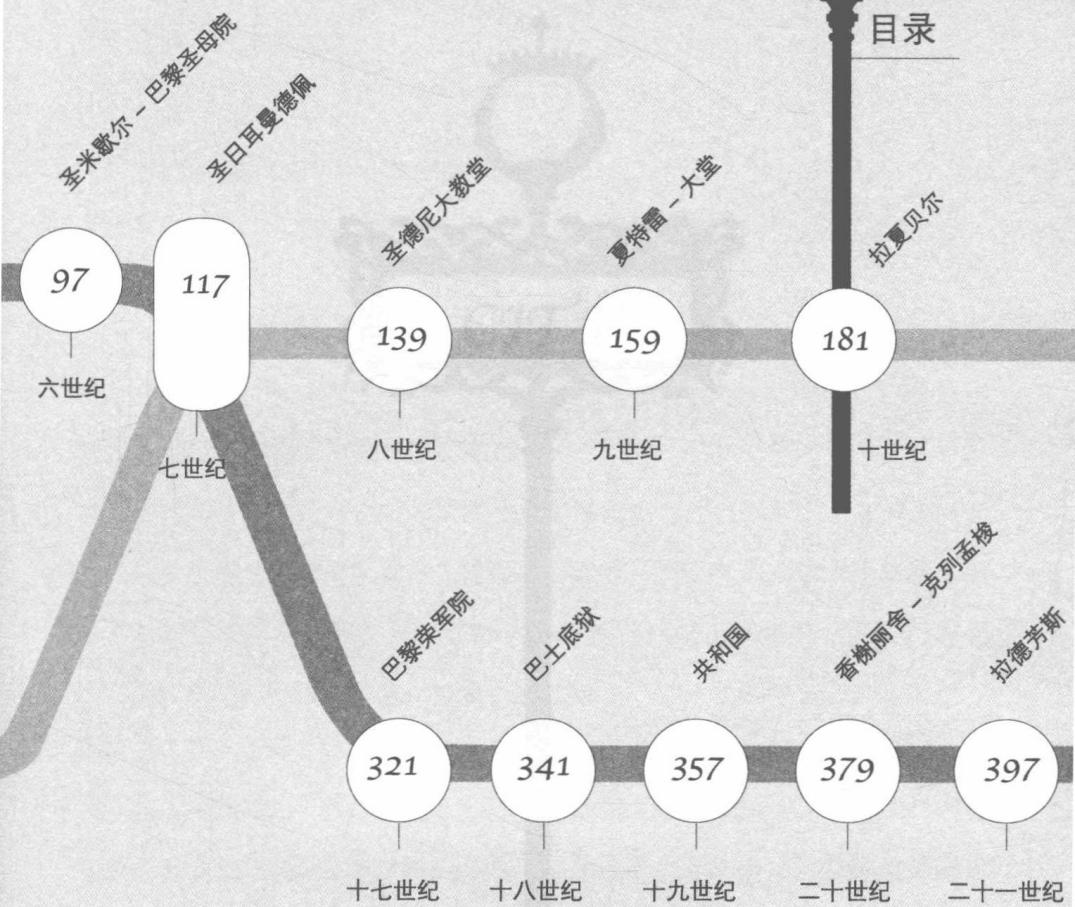
③ 在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的国王每隔 9 年就要提供 7 对童男童女给囚禁在迷宫里的牛头怪。后来国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给了她的爱人忒修斯一个毛线球，忒修斯循着爱人手里的线进入迷宫打死了怪物，并找到了回来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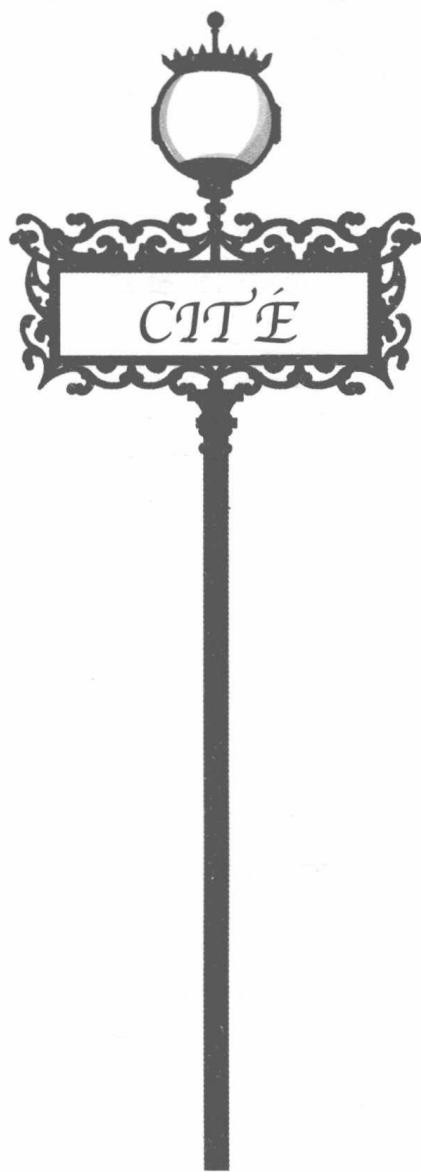
④ 巴黎的古称。



Sommaire

目录







恺撒的摇篮

“你会在下一站下车吗？”——一位年轻的姑娘一边用羞涩的语调问我，一边轻轻把我往外推以防错过站。

地铁在一阵巨大的金属摩擦声中刹车停稳。为什么不在这一站下车呢？就让我的旅程从巴黎的摇篮——西岱岛开始吧。我注意到，这个小岛果真像是摇篮的形状，这应该不仅仅是巧合。首都的精髓，都集中于此。这里是“巴黎的头颅、巴黎的心脏，也是巴黎的精华”，12世纪时一位名叫居伊·德·巴佐什^①的神父曾这样写道。

西岱岛站如同一口深井钻入城市的心脏部位，我们正处于超过20米深的塞纳河下方。就像儒勒·凡尔纳^②在他的小说《地心游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也感受到了那种穿越时光，回到原始的感觉。并且不需要建造火山上的烟囱去到地心，也无需搭乘鹦鹉螺号潜水艇深入海底，因为我有最妙的交通工具——地铁！

还是跟随那位年轻的姑娘，我四步一跨地快速爬上那似乎无止境的带我通向光明的电动扶梯。那位年轻的姑娘早已被我甩得远远的。一走出地铁

站，我就几乎撞到了一株矮小的柏树，接下来我还准备着马上和一棵没有橄榄的橄榄树来个亲密接触……这里能让人感受到一点点南部的气息，还有意大利风景的微弱写照，我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地铁口的两边遍布着花鸟集市，似乎想要重新追回以往那种自然风貌。不过，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觉上的征服。事实是：左边，一辆辆轿车轰鸣着朝着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的斜坡往下冲去；右边，是同样的车流，只不过是往另一个方向，上行去往圣雅克路（Rue Saint-Jaques）。

我感觉自己站在十字路口的中间。一条假想中奄奄一息的卢泰西亚街道，夹在这两条主动脉之间，被眼前 19 世纪时奥斯曼男爵^③所改建的面目严峻的市政建筑所包围。我用最快的速度离开了这臆想中的街道，去往花鸟集市的另一边，那里塞纳河褐色的河水正在缓缓流淌。

再多走几步，我便已经来到了塞纳河的岸边。稍远一些的地方整齐排列着一排排绿色的旧书亭。我一头扎进这让我欲罢不能的地方，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几本讲述我最爱的这座城市历史的古老书籍。巴黎，就像是我的情人般亲切，是的，她就是一名优雅女子！安德烈·布勒东^④曾在他的著作《娜嘉》中写道：太子广场（La place Dauphine）^⑤前的三角地带就像是这个梦想之城的耻骨，是孕育一切的子宫……而我，想要重温这种诞生的

① 居伊·德·巴佐什 (Guy de Bazoches, 1146—1203)，曾担任议事司铎，同时也是亨利二世时期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作者。

② 儒勒·凡尔纳 (Jules Verne, 1828—1905)，是 19 世纪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以及诗人。代表作有《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和《气球上的五星期》等。

③ 奥斯曼男爵全名乔治-尤金·奥斯曼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 1809—1891)。他获拿破仑三世委任，负责巴黎市的重建工作。

④ 安德烈·布勒东 (André Breton, 1896—1966)，法国诗人和评论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之一。

⑤ 位于西岱岛西面的公共广场，纪念亨利四世之子，也就是未来的路易十三。